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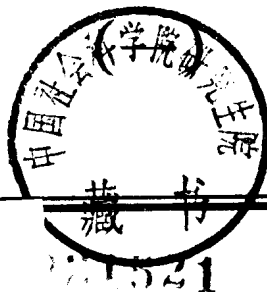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三三號

據民國馮慶瀾等修高書官等纂  
民國十七年鉛印 影印

河北省

# 房山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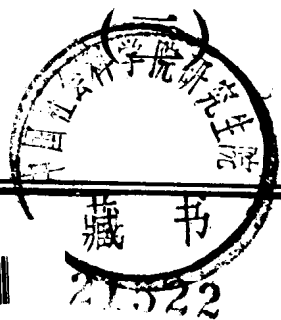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三三號

據 民國馮慶瀾等修高書官等纂 影印  
民國十七年鉛印

河北省

# 房山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6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壹一版

# 房山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七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軌，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滙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志，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未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華民國十七年重修

房山縣志

定遠吳含章署端





# 房山縣志

## 修志原序一

凡郡邑之有志所以紀土俗徵文獻採風者歸諸太史因以成東觀之書志之爲義大矣哉况畿輔肘腋地如房山宜其志之詳且整也而乃有不然者余兄弟戊巳之間讀書房之西郊于城郭市朝無不周覽也山林川澤無不徧諷也文章人物之勝與夫煙雲巖壑之奇無不遐稽而周歷也竊喟然嘆曰房之邑美者比比然矣其爲金鑑筮龜皆係乎志志固不可不亟講也不意缺畧漫滅曠七十載前之君子其有未逮歟忽忽十年不孝備藩吳門孚六弟始得叨恩房邑弟才識通敏加以簡練下車未朞月治行丕著輒以暇日商訂志書旣成彙屬予劖劘予受讀竟見其興利者幾何事剔弊者幾何事修墜舉廢者又幾何事蓋不獨蒐遺補缺爲新朝邑乘之盛典而又見調鶴揮絃綽有餘理矣因念昔者舊遊踪跡如在目前而房志竟藉予不孝兄弟以成予兄弟之于房邑何似有夙契耶且予先人藏舟在是子若孫皆將以

房邑爲桐鄉矣梓人告竣爰爲序而歸之皆康熙四年歲次乙巳春王正月上元前一日江南江寧蘇松常鎮五府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韓佟彭年題

佟志原序二

昔者先王建設郡縣以百里爲率蓋有土則人與賦從之而後邑可置也苟土陋不足以容民民虛又將無以供賦是以昔人分土料民而後定賦邑雖小必立竊惟畿右之有房山瘠且僻非樂土也金以陵墓所托義取奉先其猶祖廟之祀邑歟歷明世三百年教養而終不得與他邑比肩房之非樂土益可知已自皇清定鼎三輔悉爲從龍采地房之土房之民與房之賦皆十耗其七是房不足以備百里之實矣然而當宁按職方之舊必重簡守土之臣蒞之豈不曰古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尙在封建之列以房相準其猶附庸也而安得小之况今城社無恙山川如故官民之地錯于犬牙冀北之氣未盡脗合不有調劑而更張之者房又何以爲邑卓哉廟堂之意其深遠已予自受命以來念此夙夜不敢或荒其于功令所最亟者次第行之數

月之內頗獲肯綮既而考舊章于邑乘僅從廢簾中得睹殘帙字畫模糊不可句讀且闕畧未修者近八十餘載失此不講房將無志無志而一邑之因革盛衰與夫陵谷滄桑之故後人其何知焉是不大負朝廷設官分土之初意乎予不敏集邑中文獻之士踵事增華正訛補遺兩閱月而書告成房于是乎有志有志而後有房以葺爾之疆宇頡頏乎盛朝之肘腋者恃此志也夫時康熙三年甲辰季夏下浣三韓佟有年孚六氏題

羅在公續修房山志序

邑之有志靡所不載然其一定不易者既已志之無庸增也其因人而起者日新月盛不可不續也故修造不續則忘其功職官不續則遺其名文章不續則泯其言人物節義不續則失其賢是可忽乎况考之舊志多有不實如縣署則云革故鼎新矣今何殘破不堪耶正庭重簷三間以及六房庫藏架閣馬科儀門三間與東西角門則云重修矣今爲時無幾何以片瓦不存耶賈島墓云在西南今何以在東南耶實與不實姑不辨今第就佟令以后應志者載附篇末以備考據云爾康熙三十年知房山事四川營山縣舉人羅在公識

增修房山縣志序

志者記其實也所以識已往而示將來也志沿革則城池之建置可知志疆域則土地之廣狹可知志田賦則稅斂之重輕可知欲知吏治之污隆也則志其政蹟焉欲知其土地生殖也則志其物產焉至于人以風俗爲轉移與夫忠臣孝子義士純儒貞女節婦可以觸歌泣而銘金石者莫不賴志以傳之志之所關不甚重哉一創於馬公龍川再修于佟公有年所記山川之綿邈古跡之流傳習俗之好向物產之豐饒以及忠孝節義學問品行皆已蒐羅燦著簡篇具在可覆按也及今又百餘年矣人事代謝陵谷變遷其間可法可傳之事可歌可泣之行當復不少不有博采而詳識之其何以昭示來茲乎今春王松潭明府邀同人興脩縣志同人推予秉筆余惟修志者記事貴乎不誣摛詞貴乎不陋簡非難簡而能賅爲難文非難文而不縟爲難而所尤難者厚而不刻公而無私也余才學疏淺何敢謬膺重任辭不獲已乃集同人相與立局分曹述舊增新刪訛補漏存實跡于當世備資考于后來豈敢云節

目詳備聊以存一邑之掌故云耳舊志簡陋模糊有非意想所能補者姑闕之以待  
后之君子是爲序同治十一年仲秋右北平李恩儂子僑氏題

### 續修房山縣志序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凡閭胥族師黨正鄉大夫各有所書歲行人採之以獻於王咸隸于史志與史名異而實同也漢唐以下各有圖籍藏之太府志所由來尙矣况國史所採必取諸省省取諸縣縣之有志豈僅關一縣已哉房山近在京畿爲幽燕奧區所係尤鉅間嘗取舊志讀之其殘缺姑勿論但未續修者二百餘年其間吏治得失風俗美惡人才何由而有興替物產何由而有盛衰凡我先民所構造叩之後人幾不能道其一二且善士之名不過一鄉君子之澤僅及五世設非勒諸志乘則老成典型不惟無以生將來之景仰並使其沒世而名不稱此固前賢遺憾抑亦後起之責也前同陳君學愚發起未果茲幸同志諸君繼續前議設局編輯之搜集二百餘年之往蹟以備國史之採擇苟非學識素優烏足贊一詞哉雖然僕以爲縣治之作不同于史史以定是非寓褒貶孔子所謂其義則邱竊取之者雖以退之之才猶逡巡不敢作若志則記其本縣之所有使不添不減毋延毋誇

已耳雖亦別善惡示勸懲然較之史則有間矣於是不顧譏評以本地之人作本地之事或調查或編輯閱歲月而成書較舊志頗有所增因世界進化日新月異必博採而詳記之而後政治可考也禮俗可稽也發潛德之幽光表先儒之遺跡山川詳備披圖燦若列眉道路分明行商不虞裹足產物日增實業日進使國史有所採取焉後人有所觀感焉寧非幸與是爲序民國十六年高書官



## 房山縣志序

予下車後摒擋公事訖欲索縣志而觀之乃徧詢於各科僉曰公署之無縣志也久矣予甚怪之以爲豈有公署不存縣志者及會各界紳商復詢之僉曰吾縣志書不修已二百餘年矣以爲一縣之大豈有二百年不續修縣志者予乃退而自思以爲斯事之不容已也乃集諸紳而議之始知沈尹兩前縣舉高君雲五著手已兩次矣均因戰事而停予曰是予責也乘便會高君詢其顛末乃知房山縣志創修於明萬曆庚辰馬公龍川續修於清康熙三年佟公孚六又續修於康熙三十年羅公營山其後至同治十一年倡修未成降至民國四年延陳君學愚主其事甫月餘而罷民國十一年沈子肅尹竹岑兩大令復舉辦之而俱未成嗚呼何任事之難也予乃復延高君雲五任其事並延王君輔三常君古風共編輯之設局甫兩月而成嗚呼又何竣事之速也夫縣志一書體例宏鉅擇焉貴精語焉貴詳况年久失修其中採訪調查欲網羅而靡遺編輯校勘求蕪詞之盡去豈兩月所能蕲事在主筆諸君草率